

特教天地

一個發展型學障個案的鑑定

文/特教委會主委 陳文鎧

第一次和阿偉（化名）接觸是在為他進行個別智力測驗時，看到他俊俏的臉龐，但走路動作略顯僵硬的樣子，不由在我心中先有個疑問：「會是自閉症學生嗎？」測驗過程中發現阿偉的能力還不錯，但是在語文測驗部分的表現，阿偉有許多答案聽起來是用「背」的感覺，且回答得很「制式化」。等測驗分數計算出來後，我的「鑑定思維」告訴我，此乃疑似「亞斯柏格」的學生！

開始認輔阿偉後，首先向導師（劉老師）詢問阿偉在班上的人際、溝通、固著性等情形，劉老師說：「班上同學認為阿偉很聰明、懂很多，不像是『問題』的學生。」但劉老師也提到阿偉有時候讓人有些怪怪的感覺；他不像是很笨的學生，但也常表現的很不靈光！至於阿偉的人際關係，她倒是沒有感受到特別的問題。

第一次見到阿偉的媽媽（後文簡稱偉媽）是她來學校開 IEP 會議，當時我很直接地告訴偉媽我懷疑阿偉是「亞斯柏格」症的學生，偉媽有些遲疑但堅定地說：「應該不是。」我還是很有耐性地向偉媽說明「亞斯柏格」是「自閉症」的亞型……等等。偉媽這時有些憂心地告訴我：「在阿偉小學時，我在輔導室擔任愛心媽媽，對於自閉症也有些了解，而且陪他這麼久，小學老師也沒有這種判斷……。」聽完偉媽的敘述後，我對於自己的「鑑定假設」並未放棄，當下偉媽憂心又略帶急切地告訴我：「能否盡快幫阿偉做完鑑定？」這時我以阿偉並未在資源班上課，觀察不易，又離本學期鑑定送件不到兩個半月的時間，要蒐集資料並不容易，而向偉媽說明可能要等到國二下學期，或者是國三上學期才有辦法完成鑑定，當時偉媽臉上顯出一些勉強

接受的表情。

當我再次向劉老師詢問阿偉的人際關係時，劉老師提到班上有許多同學願意和在他一起，且在午餐時間我也觀察到有不少同學就圍在阿偉的四週和他一起閒聊，我開始懷疑自己的「鑑定假設」了，為了釐清阿偉的人際互動狀況，我安排了五位學習障礙學生（包括阿偉），在星期的中午午休時間進行小組團體輔導；透過學障個案影片的觀賞、討論、及書寫等活動來蒐集資料，在第二次活動後，我才初步排除阿偉的「亞斯柏格」鑑定假設。

但就在我排除阿偉的「亞斯柏格」症假設後，偉媽意外地主動打電話來。電話中偉媽和我做一些討論。由於阿偉回家後，會和媽媽討論在星期二小團輔時，所看到的影片、同學的討論……等。阿偉向媽媽提到：「觀賞影片後，影片中主角們所遭遇到的學習困難，一同觀賞的同學們，大都只和主角們有一、兩種相同的困難，而所有主角的學習困難我自己幾乎全擁有了。」

學障鑑定是一項繁雜的工作，特別是學生到了國中之後，有許多能力的發展已經和同齡同學沒有很大的差異，很難單以目前學生學習成就上一兩項指標的落後，就證明他是學習障礙學生。對於阿偉的鑑定，阿偉有許多能力上的表現並沒有顯示出特別的困難，因此讓我無法將它作為「學障鑑定的證據」，因此不斷向偉媽進行一些求證，電話討論後隔週偉媽主動來學校和我做較長時間的討論。在阿偉幼稚園階段，偉媽發現阿偉發展比一般小孩落後時，就辭掉工作專心帶著阿偉到

醫院兒童心智科做過語言、職能等治療，由於偉媽的努力，阿偉比其他在醫院做治療的孩子提早畢業，治療師說：「能做的都做了，阿偉不需要再來醫院做治療了！」

在練習寫字階段，由於阿偉無法順利寫出學習過的字，偉媽要求他每一個字寫數百遍！如果寫累了，就去拍球數百次或跳繩……，偉媽用勤能補拙的方式讓阿偉不斷練習，這讓阿偉在認知、動作的表現上，與一般孩童並沒有太大的落差。隨著與偉媽討論的過程，我腦海不斷浮起一個媽媽不厭其煩地陪著小孩寫字、閱讀與運動的畫面，也不斷地思索著，在我多年的工作經驗中，似乎還沒有遇到過像偉媽這樣堅持與努力的媽媽，這也給我相當大的震撼，在從事特教的過程中，自己也還沒有培養出偉媽這樣的耐性與毅力……愈是如此地思索著，我就愈由衷地佩服偉媽。

從學障測驗分數表現與課業成績上，並沒有辦法證明阿偉的障礙，我試著比對阿偉學校藝能課的表現，然而阿偉告訴我：「因為媽媽的訓練，讓我能應付學校的各種課程。」體育老師也告訴我：「阿偉在學習游泳時進步很快。」而這也印證了偉媽說的：「我總會選一兩樣阿偉喜歡的運動，當作阿偉認知學習的誘因，讓他在學習學校課業時有足夠的推動力。」

學障鑑定需要找出足夠的證據，以便在鑑定會場上說服鑑輔委員學生的障礙所在；既然目前的證據說服力可能還不夠強，我請求偉媽提供阿偉的歷史證據。偉媽送來阿偉小學時的作業，上面顯示出為了教阿偉學習如何使用剪刀，偉媽在紙上畫線，教阿偉由簡單的直線到曲線到圓弧，一步一步的練習，由剪刀所剪的紙留下的鋸齒毛邊，顯示出阿偉使用剪刀的笨拙痕跡、還有相同的作業阿偉一遍又一遍書寫上百次的擦痕、以及一首簡單的五言絕句卻用了阿偉八個小時才背會……。看著這一疊疊的資料讓我明白阿偉如何

辛苦的學習，也看到背後那一雙永不放棄的手，陪伴孩子學習的點點滴滴。在鑑定會場上，我敘述偉媽的努力，鑑輔委員比對著資料讚歎道：「雖然孩子的能力被補救上來，增加我們鑑定的困難度，不過我們還是非常高興看到這樣的個案，這媽媽真了不起。」阿偉被鑑輔會鑑定為「發展型學障」。

學期末偉媽來學校開 IEP 檢討會議，她說她很感謝學校幫她確認阿偉的障礙，讓她可以更確定如何來幫助阿偉，以及儘早地為阿偉做準備；而我則是更感謝偉媽，能夠提供我豐富的資料，讓我順利完成鑑定工作，更重要的是在我的工作生涯上讓我上了珍貴的一課。

後記

上了九年級，偉媽知道為了要準備基測，阿偉的壓力會很大，而偉媽自認無法在課業上給阿偉太多的幫助，且偉媽也認為學校老師很辛苦，特別是對阿偉這樣的小孩更是需要加倍付出，在上述因素考量下，偉媽幫阿偉找了補習班。那是小型的補習班，人數不太多，偉媽告訴我這補習班的好處是人數少、老師能多照顧小孩、非上課期間還能去那裡讀書、重要的是有一位同學和阿偉蠻要好，他們能相互加油打氣，偉媽已經花了兩年時間協助阿偉和該同學培養感情，這同學目前和阿偉一同補習、一同去補習班自習，確實也帶給阿偉很多的鼓勵和支持。

而底下兩個事例，更讓我看到偉媽對阿偉培養正確觀念不遺餘力，

其一：有次與阿偉討論現在的董老師和以前的劉老師，誰比較好？阿偉說：「劉老師比較隨和能和同學開玩笑，跟同學比較沒有距離，但班上秩序可能就比較不好，而董老師比較要求秩序與規矩，所以目前班上同學讀書的風氣比以前要好，所以兩個老師都很好。」

第二個是阿偉在他的作文寫道：「我是個問題製造機，只要我一不高興就會大吵大鬧，每次我犯錯時媽媽都一再原諒，生病時都是媽媽在旁照顧，我從小就在媽媽的呵護下長大。……有一天老師要我們回家背五言絕句，那時光背書就從晚上七點背到早上三點，媽媽還是硬撐著疲憊的身體教我背書的技巧。媽媽說：『雖然一路上風風雨雨的，但只要有不最後就不放棄的決心，將來一定會有所進步，進步是和自己比的』，這句話從此就深深的烙印在我的腦海裡。」